佛说宝积三昧文殊师利菩萨问法身经一卷

后汉安息三藏法师安世高译 • 乾隆大藏經 • 大乘五大部外重译经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至罗阅祇耆阇崛山中，与千二百五十比丘俱。

文殊菩萨往到佛所，在门外住。所以者何？佛坐三昧未久。佛觉，见文殊，便请入，作礼而住。

佛言：“且坐。”

文殊问佛：“属坐三昧，名曰何等？”

佛言：“宝积。”

文殊复问：“何故名宝积？”

佛言：“譬如摩尼珠，本自净好，复以水洗，置其平地，转更明彻，无不见者。属所入三昧，见东方无央数阿僧祇刹土及佛已复悉不现。住是三昧中，无不见诸法本际。其有信者，以为得印。所语如言，摩尼宝舍有四角，从一角视，悉见诸角无所缺减，是故见诸本际。”

佛问文殊：“知本际不？”则言知。

“何所是？”

报言：“我所处是为本际。诸所欲人异际。在是际者，亦不在法，亦不在善恶，诸法亦如是。其知是者，审以知之。凡之知者，以无所知。从本传习，莫有作者，是故无有底。”

佛问文殊：“何谓是慧？”

“审是慧者，是故慧。”

复问：“何所道？”

“念名曰道。”报言：“所念道无念，是故道。”

佛语文殊：“以有念言无念，当以何法教新学，若男子、女人？”

文殊言：“亦无所出，亦无解，淫怒痴无有极，以是法教一切。以故无有根，是故不可出、不可解。其言‘我能坏本际’，以不能。其言‘我能断生’，是亦不能。不舍俗事，不念近道，作是者，乃可教于凡人。”

文殊问佛：“持何法教学？”

佛言：“我所教，不坏色、痛痒、思想、死生、识，无所坏，亦不教坏淫怒痴，令得不可计数法，以是法教作佛道者。我用是故，自致得佛。”

佛语文殊：“无所坏法故致佛，无所得法能成佛。佛者，则法身。诸种力、无所畏，悉法身之所入。所以者何？莫能分一身者而为法身。法身无有数。何以故？不言是凡人、是不凡人，法身等无差特、无所散身，是为法身。譬如四渎，悉归于海合为一味，若干名法为一法身。诸所有种各各有名，合会聚之名曰谷；若俗事、道事，悉合为一法身。所以者何？不可指示是为俗事，道事亦不可说。是俗事身是为法身，亦不可见视。如我所说法身，其有信二知者所作众恶悉以除尽。”

文殊言：“于法身亦不见，生天上亦不见，在人间亦不见。在三道，亦不在泥洹。”

佛语文殊：“今若所说乃尔！若有人问汝者：‘佛现说有五道。’当何以解之？”

文殊言：“譬若如人卧中，见入泥犁，若作禽兽、薜荔，上在天上、若在人中，觉则无所见。其法身无所著。所以者何？但有数故，数者堕俗。若罗汉、辟支佛，上至佛俱等一法身。所以者何？不可分别故。譬如若干种宝可别知，法身而不别。所以者何？不可别故，无生无死故。法身无所生、无所灭。所以者何？常住故。亦无有垢，亦无有净。所以者何？无有过者。亦无脱、亦无所脱。佛者，无所不知。”

复问文殊：“知法身不？”

文殊言：“若得者可知。”

佛问文殊：“乃知世间所在处不？”则言知。

佛言：“何所是？”

文殊言：“其化人处世。在是世间者，但有名求如毛际，而无为我说者，其世亦不离法身。”

佛复问：“世所在何所？”

文殊言：“譬如云所在无所在，亦不羸亦不强，是则世世之相。”

佛问文殊：“汝谓我灭不？”

文殊言：“不。何以故？法身无有生。若有生乃有灭，法身者不生故，知佛而不灭。”

佛问文殊：“若闻已过去恒边沙佛悉般泥洹，汝信不？”则言信。

佛言：“云何信？”

文殊言：“其佛者，悉佛所化，化般泥洹故而信之。”

佛问文殊：“汝见人临死时，知所趣向？”

则答言：“而人不可知，何况所趣向？”

佛语文殊：“乃可聚会说法。”

文殊言：“谁欲听？”

佛言：“欲听聚会者。”

文殊白佛：“当因何法有所说？”

佛言：“说法身。”

则言：“不见法身，当何以说之？”

佛语文殊：“若所说法身不可见，其在会中未晓者，闻其所言，其心恐惧。”

文殊言：“若恐惧，其本际已恐惧。”

佛言：“本际无恐惧，未晓者亦不恐惧。”

文殊言：“诸法无有恐惧者，若金刚。”

佛问：“何谓金刚？”

答言：“无能截断者，以故名曰金刚。佛不可议，诸法亦不可议，以是为金刚。”

佛言：“何所为金刚者？”

文殊言：“胜诸法故。佛者，法法之审故，是为金刚。”

“佛以何因为金刚？”

则答言：“所有无所有，一一求之无所有故曰空，空者是佛，以是为金刚。一切诸法皆佛，依无所依，是故金刚。”

“何缘是为金刚？”

则言：“无所依者无所近，是故为金刚。”

佛语文殊：“今我欲作感应，令阿难来。所以者何？为一切受法故。”

文殊问佛：“属所说法，无所见，无所得。阿难来者，当取何法？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如文殊所说。”

佛言：“我见东方无央数阿僧祇刹土诸佛皆悉说是。”

舍利弗出其所止处，到文殊所，见而不在，便至佛所，于门外住。

佛谓文殊言：“呼舍利弗入。”

文殊问佛：“本际法身有中、有外、有内，当从何所得？”

佛言：“不可得。”

答言：“本际以无际。”复言：“舍利弗者亦在法身中，不而所从来，当所入。”

佛语文殊：“若为苦，舍利弗为不苦。譬如诸声闻在内与我俱语，而若在外住，不用时入，是不为烦。”

答言：“虽在外住，亦不苦亦不烦。”

佛问：“若以何故不苦不烦？”

文殊言：“佛为声闻说法，我亦如是故不苦不烦。所以者何？诸佛所离法身故。”

文殊言：“譬如恒边沙劫不见佛，亦不得入，亦不苦不烦。所以故？佛所说法亦无增无减。所以者何？诸法无有主，以是故无苦无烦。诸所有名，佛因是而教人。所以者何？佛以是教故。”

佛遥问舍利弗：“汝悉闻文殊所语不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唯佛勿以自劳，愿乐于是往听其法。”

文殊白佛：“可令舍利弗来入。”

佛遥谓舍利弗前，前已作礼就坐。

文殊谓舍利弗：“于是法中何所而尊？”

“欲入听之，闻说尊法爱乐欲闻，故入欲听。”

文殊言：“审如若所说，是法实尊，甚深甚深！何以故？是法无有二心故。所以者何？非若所知，不在其中。诸罗汉、辟支佛，亦复如是，及求佛道者。何以故？不可得故，亦不从希望得，以是故无能在其中。本清净故，诸法亦清净。”

舍利弗问文殊：“所以罗汉不在其中？”

文殊言：“淫怒尽是为罗汉，无所住，无所成，当在何所中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故到人处不见，以是故来至闻，但欲闻深法故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我从佛若从人闻其法，诚无厌极。”

时文殊言：“于法无厌极，如舍利弗所语。”

文殊问：“法身能有所受法不？何故而无厌极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法身无所受。”

“其本际有所受不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无所受。”

文殊答舍利弗：“本际无所受故，而若无厌极。”

文殊言：“若本际受法，汝有厌极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除佛所说，我之所说无有与等。”

文殊言：“汝能自信其法至泥洹，若自信不至泥洹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从本以悉般泥洹。”

文殊言：“宁自信，常于是不动转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信。”

复问：“从何所信？”

则答言：“法身无所生、无所灭，故知无所动转。”

复问：“信罗汉尽无有余，无所复知不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信。”

“从何所信？”

“其知以无所复有故无所知，无所知者无所止，故曰尽。”

文殊言：“罗汉尽故如是，何以故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悉舍诸法无所得故。”

文殊问：“汝信以恒边沙佛般泥洹以不般泥洹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信。”

“从何所信？”

“法身不生不死故，不般泥洹。”

文殊问：“信诸佛为一佛不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信。”

“从何所信之？”

答曰：“一法身无有二故。”

文殊问：“信诸所有刹土为一刹土不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信。”

“从何所信？”

答言：“所有尽故。”

文殊复问：“能信一切法，无所识、无所脱、无所念、无有证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信。”

“从何所信？”

“无自然而知自然者，故无所识、无所脱、无所念、无有证，亦不生不灭，亦不见亦不有见，本际无处，所以故信。”

文殊复问：“信法身住，无所生、无所灭、无所止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信。”

“从何所信之？”

“亦不是法有所生、有所灭、有所止，以故信。”

文殊问：“能信不可计法身所从出，能知处不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信。”

“从何所信？”

答言：“法身者，亦无淫怒痴故，信之而无处。”

复问舍利弗：“乃信诸法依佛依无所依等不？”

答言：“信之。”

“从何所信？”

答言：“无所止。无所止者，谓不可见之所依。”

文殊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舍利弗，如若之境界，我悉问之，若皆答其所知。”

舍利弗语文殊：“今我所闻者，以念不复忘。”

佛谓舍利弗：“若有男子、女人，闻是法持讽诵读，为一切人广说，为解其义，疾得所欲。”

文殊语舍利弗：“今佛所说无有异。”

舍利弗白佛：“以供养前佛者，所以彼者来悉得是耶？是法名曰何等？当云何行？”

“名曰《问法身宝积》。持本际，持无所处。所持持一切诸法，无所挂碍。其从若闻是者，便因是法悉逮得。其闻者复教诏余人，展转相开导。所以者何？文少而解多。”

佛说是经，舍利弗罗汉，文殊师利菩萨，诸天、人、世间人民、龙、鬼、神，一切欢喜，作礼而去。